

# 清黨與北伐

(三)

## 萬耀煌回憶錄第二部

萬耀煌

### 攻克蚌埠進行改編

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初，我同夏軍長斗寅及參謀長藍文蔚等乘專車赴滁州，何總指揮應欽、顧軍長祝同蒞臨本軍，見本軍參謀長藍文蔚、參謀處長方昉、師長我及張森等多人均為保定同學，在革命軍中尚無一軍幹部有如此整齊，頗表驚異，因之對我等親切逾常。

第一路軍部署就緒，次日即開始行動。本軍於六日依照計畫命令攻擊前進，我因初到，故第一師作為預備隊，在第三師後跟進，第三師由定遠大道攻王家大山未奏功而退，本師乃加入陣地作戰，並督率後退之第三師恢復原來陣地，不聽，予命槍決一軍官，並命本師之預備隊第一團第一營高呼口號，聲振天地，將潰散之第三師集合反攻，在槍林彈雨之下從容鎮靜，督率兩師，固守戰線。入夜與第二團連成一線，翌晨拂曉攻擊，將王家大山佔領，爾後繼續攻擊，佔領殷家澗，次日又佔領林橋明皇陵、鳳陽城、馬鞍山。敵軍以火車增援反撲，我軍遂與第九軍後退佔領陣地，準備再行攻擊。爾後經過了幾天激戰，本軍

在中央，四十軍在左，九軍在右齊頭併進，遂克蚌埠。我與十四師師長衛立煌同進蚌埠，各部隊亦同時湧到，秩序頗亂，幸我第一團佔領大橋北端警戒，予與衛立煌師長協同分區負責，至夜秩序恢復，危機已過。計自十一月六日開始行動，十六日克復蚌埠，將孫傳芳之殘餘部隊擊潰。此役何總指揮應欽沉着指揮，第一軍佔領臨淮關，應居首功。

蚌埠戰役，本師以第一團最勇敢沉着，愈戰愈奮，潘團長祖信領導有方，各級官兵精神一致，各連長均為我奮部，汪鎮藩、王裕釗兩連長均受重傷，余親往撫慰，官兵傷亡亦以第一團為最多。

本軍在蚌埠，自己改編為兩師，此應我之請求也。以第一師解散編入二、三師，但此役第三師師長余子祥因第二團潰退，無力控制，乃單人乘馬逃往定遠，使部下時群龍無首，夏軍長遂將第三師解散，併入一、二師。本來第三師初成立時十分勉強，今日編併亦甚合理，我與張森仍為一、二師師長，以余子祥代副軍長。

星相之說智者不信，然亦有偶合之事，余子

祥在滬有黃某批其八字，判定立秋節有災難，僅能以身免，以後永不會帶兵。殷家澗之役余子祥脫離戰場，失去部隊，正午後六時立秋，時日均合，故余子祥調職，心境坦然。

葉蓬以教導團合併，我去點名，查出每班吃缺兩名，一連十八名，一團二百名，實膽大妄為。我向夏軍長提請懲處，夏軍長有意袒護，謂早允其如此。我說這種貪污軍人，品德敗壞，還望他打仗嗎？以前的事我遵軍長意旨，且尚非我指揮節制，我可以不問，以後是我的直屬，我決不容許再有此等事。夏軍長終於應允，葉蓬為人聰明而有智慧，但善於作偽，性貪心狠，我當隨時注意督導，以糾正其缺失。

### 偵聽敵情看鐵甲車

西北軍與敵直魯軍會戰，已收復歸德，佔領碭山，本軍於攻佔蚌埠後亦已續克固鎮，準備協同西北軍進圍徐州。何總指揮乃指令本路軍各軍師依照計劃於九日開始行動。本軍抵東二舖後，偵察到張宗昌之報捷電報及徐州方面來人報告，得知西北軍已由徐州西退。本軍沿鐵道前進，總

指揮部第二科科長何競武携電話機隨我前進，過西寺坡接鐵路上電線，偵聽徐州敵人消息，敵軍一切行動無不明瞭，隨即筆記，以另一話機轉告在固鎮之何總指揮，對敵人防禦命令一字不遺。何總指揮依此針對敵之部署，決定各軍行動，並通知西北軍。最後直魯軍協同孫傳芳殘餘大舉來攻，我軍既知敵情，又知友軍西北軍亦與我同日開始總攻，因此勝仗極有把握，士氣旺盛，至十六日猛烈攻入徐州。

十一月十六日克蚌埠，十二月十六日克徐州，此次開始前進時，起東南風，天朗氣清，我軍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，北伐已成功了一半。攻克徐州之次日氣候驟變，大雨終日。西北軍鹿鍾麟部抵徐州九里山附近，鹿由參議徐彥階同來本部訪問，即陪鹿同往見甫抵徐州之何總指揮應欽。鹿鍾麟勇敢善戰，有大將風範，西北軍人一般樸質忍苦耐勞，體格壯健，是其所長，但學識方面似有不足，且僅對馮玉祥一人服從。

我在徐州見到劉軍長時，顧軍長祝詞，我提出本軍師長一致願望，要請蔣總司令出來領導革命，劉、顧謂此問題醞釀已久，京滬閩黨之同志、黃埔同學均在發起運動，我說我們已克徐州，即由在徐州將領聯名請何總指揮領銜通電，豈不更有力量，願甚表同意。

何總指揮領導徐州將領參觀西北軍之「北京號」鐵甲車，西北軍將領與我中央軍師長以上人員初次見面，「北京號」上有十二公分曲射砲一門，七公分五加農砲兩門，活動砲塔可作三百六十度旋迴，為直魯軍特製者，豫東之役為西北軍

所奪獲，另有七噸重之戰車，對此我覺得很慚愧，嘗了這多年軍人，打了多年仗，今日才看到這些在世界上已經認為落伍，而我們尚認為是新奇的武器。

何總指揮宴西北軍將領鹿鍾麟、韓復榘、石友三等，中央師長以上作陪，鹿鍾麟致詞強調獨立北伐，救直魯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，何總指揮致詞時對立即北伐未作明確答覆，因何表示中央軍之處境困難，非鹿所能了解者。蓋西北軍係一獨立單位，馮玉祥之行動皆為自主，鹿秉承馮之意旨無他顧慮，何則一切均應秉承中樞，但中樞自蔣總司令下野後，黨雖開四中全會，然意見始終未能一致，僅要求蔣總司令復職，全體無異議，至於政府則陷於無能；軍事原由何應欽、李宗仁、白崇禧三人負責，何在徐州，李在武漢，以後行動自必再由軍委會召集會議始能解決。何應欽此時確有難言之苦，如蔣總司令再不出來主持大計，則一切都感困難。鹿鍾麟知中央軍不能即時北伐，遂於次日率部返河南。

何總指揮於十二月廿日領銜，各軍師長署名，通電願請蔣總司令復職，對徐州防務分配各軍擔任，獨以本軍在徐州負責警備。何回南京後命令各軍自團長以上，單獨發電敦促蔣總司令復職。本軍由軍長領銜，師長團長簽名，電中央黨部、國民政府、軍委會、各總指揮、各軍師長請蔣總司令復職。

### 本軍榮譽湖北政情

陳毅民電蔣作賓謂何總指揮應欽向政府報告

，攻蚌埠攻徐州戰役中，以新編第十軍最努力，奮勇作戰為各軍之冠，京中與我有關者聞之莫不欣慰等語。徽徒得名殊為慚愧，凡事一分努力必有一分收穫，何總指揮之公正無私，令人敬服。劉堯階來電，謂詹大悲、李漢俊在日本租界被捕伏誅，並獲共黨百餘人，均青年子弟。

國民政府發表湖北省政務委員張知本為主席、楊少岩兼民政廳長、石瑛兼建設廳長、王世杰兼教育廳長、胡宗鐸兼軍事廳長、張難先兼財政廳長、甘介侯交涉署長、孫繩、熊斌為委員，殊滿人望。

### 徒步轉戰歲暮檢討

民國十六年是最艱苦奮鬥的一年，我們為了討共，自秭歸興山徒步到沙市，沿江步行到南京，又由浦口徒步到徐州，長江有船而徒步，津浦有鐵路有火車而亦徒步，前者由秭歸走到南京，恐怕史無前例。使武漢的政府垮台，固然不是我們的力量，可是受我們的影響則係事實。

在津浦路北伐戰役中，我們能擔負鐵路正面的任務已夠榮幸的，也非始料所及，僅僅憑這一點微勞，便獲何總指揮在中樞的嘉獎，這又是殊榮。

徐州四戰之地，歷代為兵家所必爭，任何時期多為重兵集結所在，退位下來的官兵，所謂兵油子、營混子、兵販子等，均以此為集合地，有了這般人掩護，作奸犯科，土匪盜賊，無不潛藏於城廂內外，尤以賭風甚熾，駐軍於此，管理極為困難。只有嚴繩動教，使其向上，則軍紀自然

整肅。我本此原則，於戰役結束之次日，即開始在各團、營、連、點名講話看操上課，終日不懈，提起精神，大家向正途上進，故人民對我軍感情甚好。

### 蔣公復職後的形勢

民國十七年戊辰，元月初我軍駐徐州訓練，擔任徐州警備，軍中同志一致願望蔣總司令復職，人民議論亦集中此一問題，但漢口諸傅桂系與程潛聯合拒蔣復職。大勢所趨，程潛與桂系之陰謀必敗無疑。

第二屆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委員會議，一月六日在南京召集，議決集中革命力量，限期完成北伐，交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主席中正同志籌備，一月八日國民政府命令：特任蔣中正為北伐軍總司令。蔣總司令復職，人心大定，國家之福也。

徐州東右邳鎮有土匪三、四千人，受孫傳芳鼓動，擾亂我後方。我派第一團往剿，在大王莊順和集與據塞抵抗之匪激戰數小時，將匪殲滅，獲機槍四挺、步槍四百餘支、馬六十餘匹。我陣亡連附張裕國一員、士兵八名，傷連長二員，連附三員、士兵五十六名，較正式打仗尤為激烈，雖然犧牲大，總算又做了一件為民除害的工作。

在徐州時期，經常聚會的有谷正倫、毛炳文、楊永清、韓德勤、何競武、衛立煌等諸君。

胡宗鐸為湖北省清鄉督辦、兼十九軍軍長，原來十五軍之一部前受李宗仁指揮，至蕪湖改編為十九軍後，解決王普之廿七軍，編成第十八

軍，以陶鈞為軍長。

唐生智下野出國後，所部李品仙、劉興率部退湘鄂邊境，派員談和，因張發奎、黃琪翔、葉挺等在廣州發生變亂，政客乘機活動，又欲乘機反攻，軍委會派白崇禧赴漢，向湘軍進攻，湘軍乃退入湘境，魯滌平亦率部入湘。

我北方軍閥錫山部傅作義師，自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進據涿州，奉軍以三師之眾圍攻三月，涿州依然堅守無恙，全國震驚。蓋晉軍受奉軍（奉軍稱安國軍，張作霖自稱大元帥）壓迫，退守雁門，井陘以待北伐軍應援，故涿州已成孤軍也。奉軍統東北直魯軍與孫傳芳各軍編成七個方面軍，以孫傳芳、張宗昌、褚玉璞任津浦臨海方面，對西北軍及我北伐軍作戰，而以第三、四方面軍，乃奉軍之精銳，對北方軍閥錫山作戰，以晉省一省之力，當此精銳之師，自有遭受各個擊破之虞，所幸西北軍攻克彰德，北伐軍攻克徐州，自可牽制奉軍不敢深入。蔣總司令已東山再起，統一指揮，刻期北伐，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也。

### 本軍改編再向北進

一月十八日軍委會電令：「已呈奉國民政府核准，新編第十軍改為廿七軍，第一師改為六十五師，第二師改為六十六師」。查本軍過去是臨時番號，此次北伐經何總指揮在中樞報告後，軍委會乃予調整，以廿七軍番號予本軍時，各師番號亦予改定，不久又委我為六十五師中將師長，張森為六十六師中將師長。

月底與四十軍換防，對台兒莊運河方面警戒，我師部駐大許家車站，在地方上為百姓做了許多事，部隊也利用機會予以教育訓練。

二月九日蔣總司令蒞徐州，次日夏斗寅就廿七軍軍長職，參謀長朱懷冰、政治部主任方覺慧、我與張師長均同時就職，蔣總司令並召集各軍官長分別點名訓話。

蔣總司令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，以何應欽為北伐全軍總參謀長，以劉峙為第一縱隊總指揮，轄第一、九、十軍，以陳調元為第二縱隊總指揮，轄第十七、卅七、廿六軍，以賀耀組為第三縱隊總指揮，轄廿七、卅三、四十軍。

何應欽統十萬大軍擊敗孫傳芳於龍潭，克蚌埠克徐州，通電擁蔣復職後，奉蔣公令調為總參謀長留守南京，許多人捕風捉影，各有說詞。我覺得革命將領不應以軍隊自私，功勳雖大，另有酬庸，人事應隨時調動，何應欽調總參謀長，統籌全局，責任更重，如將調職看作革命作風，亦可為風範也。

包惠僧被國民政府通緝，其夫人夏松雲女士為之奔走，專來徐州要我設法，我知惠僧最深，故呈請中央黨部說明在獨立第十四師的工作情形，如壓抑工會、裁制共黨、宣揚三民主義等，故受共黨調省察看處分，且在漢口登報脫離共黨，舉事實證明，時何成瀆總參議隨節來徐，託其向蔣公陳情，我則另呈總部，不久包惠僧撤消通緝。

據派往台兒莊之便衣偵探報告：孫傳芳軍在台兒莊部份全部調往濟寧方面。特電報軍部轉報總部注意，孫傳芳雖已敗北，仍圖頑抗，不可忽

視。

三月蔣總司令派何成藩爲校閱委員長，葛敬恩爲副委員長，賀國光、李鐸、馬登瀛、林蔚等爲委員，分赴第一集團軍各部隊校閱動員集中情形，以作北伐準備。本軍校閱組主任李鐸、委員丁炳權、何培基等十三人，何委員長成藩率同校閱委員蒞部，分組校閱內務學科術科武器裝備戰團教練，並分赴前方抽調擔任警戒部隊輪校，在本軍計五天。最後何、李訓話，嘉勉過去作戰成績與在戰場中仍不忘訓練，連日校閱，發現意思不到之成績，尤以士兵對主義的認識與瞭解，所到地方人民愛戴，發自真誠，軍民精誠合作精神，爲他方面所未有，真不愧爲國民革命軍。

### 待命徐州張森病逝

三月中旬，奉總司令密令：第三縱隊集中阜沛一帶。第九軍接替本軍羊家山耿集一帶防務，本軍交防後集中徐州沛縣間地區待命。正在此時本軍發生一件最不幸之事，第六十六師師長張森突發重病，該部軍醫護送至徐州入醫院診治，後聞徐州醫師束手，送往南京，到達浦口不治而逝世。其夫人由徐侍疾至京，並未發喪，聞訊之時，正在谷亭激戰，恐軍心動搖，故密而不宣，軍中命令概由參謀長李松林負責，用張森名義執行，此夏斗寅軍長之意。以後一直至津，以至改編都是如此，不過一切指揮及該師內部責任，多先問我而後行，蓋張師各團營長與我情感素深，凡艱鉅任務多由六十五師擔負，軍部作戰指揮本此意旨而行。張森幼讀麻城小學，清末從軍，考入

陸軍小學而中學而入伍，參加辛亥革命行列，在滬軍充隊官，後入保定軍校步兵隊，兩次風潮均充代表，與劉文島、謝冰如及余均友善，蔣百里師認爲得意門生之一。賦閒時住蔣百里師宅，湘軍援鄂，我們都任總指揮部參謀，張慰生（華輔）任講武堂堂長，張森爲教育副官，爾後赴京，我向夏斗寅推介，召爲營長而團長而師長，身體素強，學識可負軍中方面之任，病在急功好利，處事自不免時有偏差；我以交情素厚，常直言糾正，幾次事變，都在我堅強主張之下，使本軍二載以來都循正軌而行。張森能屈己以從，實是很難得的至友，一旦溘世，痛哭不已。

### 百萬雄兵進軍華北

四月初，進至沛縣。賀總指揮耀祖計劃以第三縱隊會攻濟寧兗州之敵孫傳芳殘部，擬於四月十日開始向魚台谷亭之線攻擊前進，第廿七軍及獨立第三師爲右翼軍，歸夏軍長斗寅指揮。九日以主力到達后皇村郝聚張雙樓之線，就攻擊準備位置，十日拂曉驅逐龍堽集之敵，向谷亭鎮之敵攻擊。卅三軍爲左翼軍向魚台攻擊，四十軍爲總預備隊。

自十日拂曉開始攻擊，戰事極爲順利，在作戰中與獨立第三師之連繫甚爲確實，一連幾天攻擊，終於攻佔谷亭鎮。我們友軍中以卅三軍張克瑤部較爲脆弱，精神上早懾於孫傳芳，實質上亦不堪孫軍之一擊，故一經接觸即呈動搖，總預備隊自不能不接替張軍之一部，實有過早使用之嫌，同時總預備隊擔任了主力進攻的責任。進攻至

魚台附近，四十軍教導師師長龔憲正在碉堡督戰，敵人砲火集中轟擊，龔憲中彈陣亡，全師士氣頓挫。又受卅三軍影響，四十軍與卅三軍全線後退，敵乘機猛進，豐縣失陷，如再前進，則隴海截斷徐州危險，我軍（廿七軍）及獨立第三師已突出過甚，左翼既已全退，自不能不撤回沛縣，軍部在沛縣，本軍遂據寨防守，並掩護四十軍在敬安集收容整理。幸蔣總司令在徐州，一面由第一縱隊臨城方面抽出兩個師，乘火車援徐，一面電馮玉祥派石友三軍由蘭封乘車至礪山下車，向豐縣攻擊。石友三部行動迅速，勇敢善戰，出敵不意，克復豐縣，戰機立轉，我軍轉守爲攻，至十九日克谷亭更進至九子集，突過敵軍密集部隊南進，被我包圍繳械，尤以獨立第三師機會最好，俘獲三千人，槍砲甚多，我們從容進入濟寧。所有汶上、寧陽、兗州之敵全部撤退。孫傳芳殘部屢敗之餘，作戰能力已喪失殆盡矣。

蔣總司令在兗州得報敵之殘部退泰安、濟南。張作霖迭遭挫敗，已下令向東三省總退却，而我第一、二、三集團軍亦即北伐軍的中央、西北、北方軍共有大軍百萬，沿津浦、京漢、正太、京綏各路分向濟南、石家莊、保定、天津、北京作猛烈之攻擊，因之第一集團軍給予其所屬軍團（縱隊）以下之訓令，命第二軍團經萊蕪文祖鎮、龍山鎮挺進，截斷膠濟路，襲擊濟南，第一軍團圍攻山口泰安界首之敵，第三軍團攻大小灣德、青楊樹之敵，第四軍團攻石店、張鎮、大圍山之敵。第二集團軍一方面軍經平陰、長清襲擊濟南；第三軍、第卅七軍爲總預備隊，在寧陽待

命。

各軍團本命令要旨下令各軍行動，本軍及獨立第三師均於廿三日開始行動，每日依計畫進展，至廿七日攻佔魚池莊，即向敵之堅固陣地甲子峪一帶攻擊，敵憑險頑強抵抗，山坡陡峻，攀登不易，又受側射，第六十五師受傷頗多，第一團團長潘祖信身先士卒，連長高秉忠奮勇率全連向甲子峪山腹敵之主陣地突進，企圖繼續深入，敵已不支潰退，高連長重傷，官長傷亡亦多。隨後佔大灣德，遂遵命進至濟南、長清間之鷄耳屯鄭莊、楊家台一帶。

五月二日蔣總司令召集各軍師長在濟南會議，夏斗寅軍長未到，由我代表出席，各軍軍長報告作戰經過，本軍全般情形由我提出概略報告，幸獨立第三師師長報告時，處處將本軍及本師奮戰情形連帶詳加敘說，比我自己報告為佳。蔣總司令對此役甚為滿意，指示甚多，為維持軍紀，準備渡河，迅速整補，對黃河守備之部隊，警戒亦不可疏忽等等。

### 日軍製造濟南事件

五月三日我與四十軍參謀長謝冰如、師長毛炳文同遊大明湖，聞城外初有槍聲，繼有機槍聲，此為戰後常有之事，亦不在意，倦遊歸來，知日本人在商埠尋釁，我軍並無部隊與之抵抗，只有四十軍少許士兵零星還擊，我同謝冰如即往第三軍團部，賀司令耀祖謂：商埠甚亂，日軍似有意尋事，總司令已派員與日軍交涉。我恐日軍擴大，釀成戰事，立刻馳回，知夏軍長斗寅、朱參

謀長、方參謀處長均赴商埠沐浴，當時慘案詳情，以後見之於各報，記載甚詳，惟賀耀祖之責任最大，內心難安，後知日軍故意尋釁，有計劃的行動，阻我北伐軍渡河，蔣總司令下令對日本尋外交途徑解決，軍事極力忍耐，以第一、四軍佈置兗家庄以南，對日軍警戒，督率各軍繞道繼續北伐。

我軍（第廿七軍）由長清渡黃河北岸之齊河，渡河後僅第一集團軍之陳調元軍與四十軍、廿七軍沿津浦線北進，下禹城克德州，敵望風而逃。各軍均無重大戰爭，到了德州，所有部隊均歸馮玉祥指揮，朱培德為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，方鼎英為第三軍團司令，原司令賀耀祖以濟南與日軍衝突處置不當，調回南京，爾後第四十軍即奉令指定為總預備隊。到了滄州即停止前進，因恐該軍到天津附近，再蹈濟南之故轍也。夏軍長到德州後生病，一定要請假赴滬，我自不便阻止他，他南行，我代理軍長職務，率部北進，本軍作戰任務在肅清鐵路以東至海邊殘敵。

我率部經過東光，縣長林子盈，黃岡人係徐源泉部下，他知道我率部到此，特來相見，我要他設法間道回津，告訴徐源泉，勸他不要為軍閥張作霖、張宗昌再打仗去，我願到天津與他見面。林子盈的縣長職務交人代理，他在直隸很久，地方很熟悉。我知道徐源泉到了此時不加入革命軍就失去機會，他還能退往關外去嗎？我軍前進，以騎兵作正面出擊，當面敵軍是張宗昌部許琨軍，用白俄騎兵掩護，所達之地，蹂躪人民，百姓恨之入骨；我騎兵則深得民衆之助，協同我們

打「老毛子」（河北人人稱白俄），每見我騎兵到達，民衆立即起而追逐白俄，因此我軍多不血刃而佔領舊滄州。我軍目標是惠豐橋，由舊滄州至惠豐橋所經之地，村莊稀落，土地為鹽漬所浸，農作物極難生產，人民生活苦寒，我官兵到此，士氣旺盛，不以爲苦。

六月三日日本軍佔領惠豐橋，六十五師推進至蔡家莊，五面城子，趙齊莊之線。獨立第三師至齊河榜、李村鎮一帶，我師部駐惠豐橋，北伐各軍奉命到達天津百里外，不再前進，以防日軍藉故尋釁。

### 軍抵津郊北平重光

本軍進佔惠豐橋，電告第三軍團總指揮方鼎英報捷，方正在滄州與陳總指揮調元、方總指揮振武商討作戰計劃，擬定四日由滄州附近前進，在六日進入攻擊準備位置，七日開始總攻，正待下達作戰命令時，方鼎英適接我軍佔領惠豐橋之捷電，立返滄州與陳調元、方振武會晤，出示我電，陳、方不信，派參謀乘汽車馳來我軍部，見我軍官兵好整以暇，意態悠閒，見朱懷冰參謀長詢得詳情，立即馳回。方振武率騎兵至靜海後，大事宣傳告捷，並招待天津新聞記者，但我軍攻佔目標已二日，寂寂無聞。我續派處團長佔領小站，第三集團軍閻錫山部亦未經戰鬪進入北京。徐源泉在天津已宣告起義，脫離張宗昌、褚玉璞，就直隸省保安總司令，維持天津治安，電呈蔣總司令待命。除張楷殘部退往灤河負隅尙待討伐外，北伐軍事已告一段落。

由興濟鎮之運河構築經惠豐橋至小站七十里長之河渠，兩岸長堤甚高，水深河面寬兩三丈，惠豐橋為通南北之大橋，橋以外不能徒涉，運河逐段有閘，故無舟楫，堤面寬厚，築有強固之散兵壕，惠豐橋頭構築強大堅固之巨型橋頭堡，可供一營兵力駐紮，機槍砲座均完備無缺，交通壕沿堤內通行，極為安全，陣地前平坦開闊，一望無際，真天然良好之防禦陣地，再加工，更似金城湯池。敵軍許琨（張宗昌之第七軍軍長）原在此佈防，聞我軍接近，先一日即行撤退，我騎兵連行軍迅速，緊隨白俄騎兵之後猛追，我前鋒部隊行動亦勇敢馳逐，目無敵人，自過舊滄州以後，晝夜急馳，兵不血刃，佔領各要地。

我軍佔領惠豐橋，許琨部甫退，其他部隊亦



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總司令閻錫山的照相。

陸續向天津撤退。據報徐源泉於我佔領惠豐橋後，馳回天津，天津車站沿途混亂不堪，我軍因奉命停止前進，明知進攻天津機會難得，但仍以命令為重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只有嚴為戒備。但我便衣偵探出入津市，每日往返，已與徐源泉取得連絡。天津秩序亦漸次恢復，軍部高級人員亦有往返天津市區者。

### 天津租界說徐源泉

某日，徐源泉派同鄉林俊卿乘車來迎我，我在軍中只有軍服向無便服，且革命軍服與北洋軍不同，故臨時特向林子盈縣長借穿長衫，光頭黝面灰衫破皮鞋，至天津租界，先住國民飯店，間有知我為革命軍中之師長者，威感驚異，蓋革命軍之師長到津者，我是第一人，如不是徐源泉派親信專車接我，我亦不會輕入。天津郊外軍糧城以東，張宗昌部尚未完全撤退，徐源泉所部雖已傾向我方，究竟與張宗昌褚玉璞關係猶深，我亟欲知徐的情形，私交方面有往晤之必要。我住入旅館不久，徐源泉即到訪，談往事與最近情形，徐雖感念與張宗昌之私交，但為無負革命初衷與安定天津人心，維護大局，防止日本陰謀，決計投效革命軍，徐源泉此舉，實居首功。徐源泉談到中央關係之加強，我介紹方本仁、何成濬、蔣作賓三人與徐陸續相識，因為方本仁、何成濬代表中央往說東北張作霖，負有聯絡專責，尤以何成濬為總司令部總參議，蔣總司令最為倚重，京津克復，何即將前來；蔣作賓任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長，恐一時不會來津，如方本仁或何成濬來

津，能與徐源泉傾心相談，必有助益。

丙子周長臨由京至滬乘輪至天津，船到塘沽登陸，軍糧城之敵軍甫退，可謂冒險。徐源泉派車接我夫婦小住數日，與徐源泉夫婦相處甚為歡洽。

京津安定，軍事即將復員，本軍由惠豐橋移興濟鎮駐防，各團積極整訓，我每日輪視督察，參謀長朱懷冰曾赴北京一行，本軍高級軍官多人請假回京，回漢，我一身代軍長兼兩師長兼團長兼軍參謀長，蓋雖均有人代理，但都不敢作主，凡事問我，無異我自兼也。

興濟鎮在運河邊，有鐵路車站，出產糧食西瓜，堆積如山，待車運往天津、北京，在鐵路未通以前，興濟已為運河重鎮，鐵道通行以後，鄉鎮中仍然繁榮如昔，兵燹之年，軍隊進進出出，調動頻繁，擔負加重。本軍駐入後，事事幫助商家居民，舉凡衛生清潔、教育兒童等等，無不盡力為之。

我軍駐防興濟為時極短，北伐軍事，已近尾聲，因張宗昌已到窮途末路。閻錫山出任平津衛戍總司令，傅作義任天津警備司令，負一切治安責任。張作霖六月三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用炸彈謀殺斃命，張學良、楊宇霆秘密回奉，毫不張惶，從容鎮靜，統治關外，使日人無所藉口，且拒絕張宗昌、褚玉璞直營軍出關，故張、褚仍在灤州負隅，中央已命白崇禧率所部李品仙、葉琪、魏孟三、范熙績諸軍負責討伐，張、褚已成甕中之鱉，短期之內，立即解決。北伐軍各軍集團正在開始復員，此為民國十七年八月間事也。